

香港厲為閣 Lévy Gorvy

以簡入繁的美國極簡主義大師 【弗蘭克·斯特拉：波蘭村莊】

李琪琪／香港報導 圖／香港厲為閣

「我擅長結構，我在六零年代創作的所有畫作，優點都在於它們的井然有序、它們畫面結構的可能性。創作這些波蘭作品的困惑與思索為我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讓我得以將我在結構上的特長運用於一種現代主義從未真正開發過的理念，即通過建構圖像來建構繪畫。」

— 弗蘭克·斯特拉 (Frank Stella)



成立約兩年的國際頂級畫廊品牌Lévy Gorvy，甫於今年3月26日於香港中環聖佐治大廈成立其亞洲總部——香港厲為閣，做為一名進駐香港精華地帶的新生兒，首檔個展即大膽地推出美國極簡主義大師【弗蘭克·斯特拉：波蘭村莊】系列。對此，畫廊亞洲區資深總監李丹青表示：「過去亞洲的展覽大部分跟當代藝術的藝術家結合得比較緊密，可能會有一些很時髦的東西。但我們希望這次的展覽能回歸到藝術史的經典，並且把像弗蘭克·斯特拉這樣的大師，這種對藝術嚴肅的創作態度呈現給亞洲的觀眾。」此次厲為閣選粹的七幅作品為〈歐肯尼基II〉、〈貢賓I〉、〈羅茲季爾I〉、〈科贊格洛迪克I〉、〈諾韋米亞斯托II〉、〈比利卡I〉、〈格林內I〉，其中〈貢賓I〉曾於2007年於紐約佳士得以168,000美元成交，以及〈諾韋米亞斯托II〉2015年於紐約蘇富比以586,000美元的紀錄成交。厲為閣展呈幾何造型與結構的波蘭村莊系列，彷若是對香港這座高樓林立，具現代主義景觀的東方明珠致意，而本地的藏家也投以熱烈的回應。

1959年，剛年滿23歲的弗蘭克·斯特拉參與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群展【16個美國人】以「黑色繪畫」系列嶄露頭角，當時他的作品仍保有極簡主義式的邏輯結構與克制的用色與情感。直至1970年，弗蘭克·斯特拉於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行首檔回顧展，時值越戰爆發之際，壟罩在動蕩氛圍下的斯特拉對於圍繞其展覽所展開的形式辯論感到矛盾，為解決深切的矛盾，他開啟了以建構立體圖像來建構繪畫的「波蘭村莊」系列作品。他從〈木制猶太教堂〉一書中得到靈感，並以書中所收錄的17至19世紀波蘭東部的七十一座木制猶太教堂攝影作品替波蘭村莊系列命名，除此之外，他也從木制猶太教堂的結構萃取形式，並運用他早年立體派及構成派的邏輯，以九十度、六十度、三十度等標準角度榫接切割後立體模板，以互相嵌合的結構打破繪畫的平面性。此次展出1972年的〈歐肯尼基II〉及1973年的〈羅茲季爾I〉兩幅大型畫作便呈現了斯特拉初涉立體結構時所採用的瓦楞紙板、毛氈、木



材以及彩色畫布等模板材料。波蘭村莊系列也代表了弗蘭克·斯特拉明顯地從極簡至極繁、從平面繪畫演變成立體結構的轉變，彰顯他突破早期作品中的克制性，開啟以簡入繁的極多主義時期。

由於波蘭村莊系列立體雕塑式的平面設計來自猶太會堂的靈感，讓作品本身即具備了十足的建築語言，再者，斯特拉用以打破繪畫平面性與侷限性的現代主義，來自於20世紀初期因應工業化時代，設計開始講求實用性，而當時建築現代主義的濫觴包浩斯學院即提出了「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做為現代主義應用於建築的訴求，在幾何與極簡的基礎下，繼承包浩斯精神的柯比意提出「住房是居住的機器」，於幾何建築的基礎上發展了「現代城市」(contemporary city)的公共房屋原型，在建築形式上採用幾何圖形複製連續的結構，從現代主義的包浩斯到柯比意，從簡入繁的形式，就如同弗蘭克·斯特拉自1950年代末以來，從極簡至極繁的個人實驗轉變。再者，波蘭村莊系列的製作方式，以工業板料拼接方式更符合「以適合機器世紀的素樸風格取代維多利亞時代的設計」包浩斯現代主義格言。



波蘭村莊系列與立體雕塑和建築的連結，使得作品自然而然引導出一種有如觀看香港市景的既視感，而對於香港觀者而言，波蘭村莊系列在形式結構上或許更是直截映入眼簾的熟悉，像看見現代主義大師貝聿銘以強調幾何結構設計的中銀大廈，又或者香港高密度的公共房屋原型。波蘭村莊系列強調的構造性與雕塑性，鮮明的構造與肌理，深深地呼應從高空俯視所看到的香港市景，高聳的鉛筆樓、左右延伸的屏風樓、或高密度的公共住宅，由幾何塊面組成往四方延伸的線條，就有如一幅幅波蘭村莊系列作品展示於眼前。